

娘家的聚会最有年味

孔明珠

今年的元旦跨年我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度过的，二三十个人聚在一起吃大餐、跟着电视晚会倒计时跨新年，然后去室外放烟花，非常热闹，4岁的外孙女小啦啦见到五六位同龄人，早已把父母和外婆都忘了，在偌大的庄园里“鸡飞狗跳”。因为来自不同种族，小孩子交流势必用英语。有一位外婆和我一样是国内来的，她对她的第三代不会说中文有点焦虑，一有空就打开手机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中文儿童歌曲，给小朋友“洗”耳朵。

在异国他乡，临近春节，反复听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起先我嫌太吵闹，后来却听出了丝丝悲凉。到我这个年纪，妈妈健在的已是少数，还由于老房子搬迁等原因，精确地说，娘家这个概念已不复存在。当女儿的人一旦没有了妈妈，失去了娘家，春节还有多少存在的意义，从年初一到年初五，本该去父母家拜年，走东家跑西家互相串门拜年，而如今，兄弟姐妹遥看娘家的方位会不会彷徨失落。如今大家都抱怨年味太淡，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失去传统亲情凝聚的节庆方式——大家庭聚会。

每到春节，张姐与我有同样的失落，母亲与娘家都不复存在，好在她性格爽朗，又是家中的老大，在大家庭微信群中往往一呼众应。已经连续很多年了，她总是早就招呼大家报名参加春节聚会，协调时间，订下饭店，如果没得到回音，她会一一询问，有谁偷偷安排春节出去旅游，总会被“揪”出来，鞠躬作揖，阿姨娘舅地求多多原谅。张姐的妈妈去世后留下不大的一笔钱，那么多孩子分不到多少，索性留着每年大家庭聚餐买单。

张姐安排的饭店是上海人中口碑好，价格实惠的餐厅，大套房。社会上传言很多年轻人春节不愿意回老家，怕被问学习成绩，问工作，逼婚逼生娃，甚至做出租男朋友回老家的出格事情。之前几年，张姐家的大聚会上确实会出现那样略显尴尬的局面，有外甥外甥女一听那些“亲切”的提问脸色顿时不好了，他们的父母也神色僵硬，影响了春节聚会的气氛。后来张姐变聪明，也想通了，她说，人际关系要想保持融洽，给人空间很重要，每个人都有不想让别人触犯的禁区，哪怕再亲密的关系，父母、夫妻，更不要说表亲之间，不能仗着自己长辈，粗暴干涉别家的内政，貌似善意背后说不定就是窥私心与比较心。

去年春节大聚餐，吃喝到酣畅时分，张姐的妹妹提出，今天我们大家来玩个脱口秀，说一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哪一件最令自己高兴的事。话音刚落，三姐说，自己喜欢手工做首饰，花了很多金钱与精力，集了不少作品，去年在外甥女帮助下，拍摄、设计排版、印刷，出版了一本作品集，自己很满意。三哥说，自己喜欢写博客，有一篇转发到“知青部落”，点击率达到了一万多，他感到十分有成就感。外甥女说，自己喜欢做食物，外出上学学会了做养生阿胶糕，纯手工无添加味道又特别好，包装精美，现在很多朋友问她定制，冬季特别火，忙得不可开交。外甥的儿子听着也耐不住举手发言，他学校送他去参加市里一个数学比赛，他们团队得奖了！大大的圆台面上，各位争相发言，互相祝贺，气氛热烈。大哥屏到最后，说，你们有谁跑遍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旅游的？大嫂“吃吃”笑着扑倒在桌面上，指着大哥说，你你，太凡尔赛了，没有人要与你比，平常心一点好吗？！

大年初二，大家庭聚会热闹有趣，严寒、疫情都被挡在屋外，平安、健康，一年又一年。

时间会取消一切。

在铜陵，或许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去铜陵，像是刚刚发生的事，仔细一想，已经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似乎和“一瞬”并无多大区别。而对于铜陵来说，一个月更是不值一提。

我在铜陵不过待了两天，实在说不上对铜陵有多少了解。但也不能说全无触动。两天里，有日有夜，铜陵的喧嚣和沉静都曾经真实地围绕着我。想一想，许多年后，当我听人说起铜陵，会想起些什么？——我设想许多年后，我在别人提到铜陵时，我也会像听到别人提起老朋友那样，说一说我印象里的铜陵吧。

我想我不会忘记，我给铜陵写下的那句寄语：“以铜为镜，可以见铜陵。”很明显，这句话脱胎于《旧唐书·魏征传》。魏征病故后，唐太宗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稍作改动，算是用这句话概括了我对铜陵的一半印象。

铜陵确实是产铜的。此行有幸去参观了铜官山1978 文创园，泡桐树底下，新中国建国初期铜陵采铜留下的矿工宿舍仍在，朴素的床铺和用具似乎仍在等待着他们的主人从矿井归来。墙上还有不少当年的报纸和标语，这都是时间深深的脚印。

在边上的铜铸件展览馆，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铜铸件，最让我吃惊的，无疑是那些栩栩如生的植物，其中一株桔梗，花、叶、根须，俱灵动活泼，这是用一种类似失蜡法的方法铸造出来的。

夜光杯

类似的让我恍然大悟的，还有在铜官府看到的掐丝工艺。那么复杂的图案，原来是靠这么一点一点拼接出来的。当地接待我们的一位朋友让我们看眼前的一件铜器成品，说这就是景泰蓝。还说，很多人以为景泰蓝是瓷器，其实是铜器。他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样的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不明白。网上查知，“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

在铜官府，我没带走一件景泰蓝，但得到了一小小铜印章。虽则小，攥在手里却是沉甸甸的……

我想我也不会忘记我没想出来的另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见铜陵”，后面本应该还有一句的，“以水为镜，可以……”但我想不出那三个字，提笔半晌，只好付之阙如。

实在应该说一说铜陵的水。“铜”是“铜陵”的来处，而“水”或许才是铜陵今后的路途。铜陵是在矿洞里建立起来的，而浩渺的长江水面，为今后铜陵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坐船过江时，听导游介绍，海水倒灌长江，可以一直抵达铜陵。这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想象中，海水倒灌也就是几公里，顶多几十公里。铜陵离着东海，得有好几百公里吧？大海的力量，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到了江心岛，我们走过一条房屋颓圯的老街。这儿曾有过商业的繁盛，如今是只剩断瓦颓垣了，爬满了南瓜藤，开了不少花，却没有几只蝴蝶。



望春风（油画）邱瑞敏

没见到几个南瓜，像是大片浓绿藏起了收获的秘密。

江心岛真正藏着的秘密，是江豚。就在两三年前，我陪着小朋友读过一册话本，讲的是江豚淘淘的故事。但我是没见过江豚的，事先也不知道会在铜陵见到江豚。我们绕着小岛走了不远，来到一处院子，门口石墙上有两行大字，上面是“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面是“国家环境保护长江重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看起来地方不大，只寥寥几栋半新不旧的建筑。绕过一栋建筑，来到一片不算多么宽广的水边，有个中年男人在往水里抛掷二三指宽的鲫鱼。

水面轻漾，水底有东西在慢慢靠近。是江豚来了！灰黑色、没有背鳍、纺锤形的身体，光溜溜的犹如一颗颗炮弹。

男人说，他已经连续十多年来投喂江豚了，每天还不止喂一次。又说肉眼是很难分辨清楚江豚的公母的。还说他知道来的是哪一只江豚，还有哪一只没来。这些在我们眼中毫无分别的江豚，在他就如长相类似的子女，其实是各有特点的。

他最让我有“恍然大悟”之感的话，是有关“鲸吞”一词的解释。起因是我问他，这些投喂给江豚的小鱼是否需要经过人工处理，比如剖去内脏之类。他说，江豚只能吃完整的小鱼，如果小鱼不完整了，江豚是不吃的。说着，他掀掉一条小鱼的头，将鱼身扔进水里。一条江豚游过来了，我以为他的话就要失效了。然而，江豚只用脑袋碰了碰那小鱼，掉头走了。几次有江豚靠近，那半条小鱼始终如枯叶在水面浮荡。男人解释，江豚没法咀嚼，所以只能从头完整地吞下小鱼，不然鱼鳍有可能扎到它的喉咙。去了头的小鱼，同样有可能扎到它的喉咙。哦，原来，这才是“鲸吞”一词的本意。

在这世界上，江豚所剩无几了。所幸更多的保护措施在施行。而无论再多保护措施，白暨豚都是一去不复返了吧？我在保护中心的小型展馆里看到白暨豚灭绝的介绍

王安忆是位对书本情有独钟又重视广泛阅读的作家。她曾深情地说：“书给我神圣的感觉，是人生的老师！我们总是把书本上的话抄在日记本上赠来赠去……好书，使人一生受益无穷”（《阅读的要素》）。她甚至把看书当成一个“节日到来”，“当成了繁忙写作之余的休息和安慰”。她说：看书时，书要多，“四周都是书，各种各样”，“常常不能看完一本，就伸手向另一本”“各类书籍，全都打开着，这本看几页，那本看几页”（《我的“书斋”生活》，成了她有时候独具的读书方式，不过，她也时常会慢下来，平缓节奏，拿起笔订正书上错别字，纠正表述不够准确的句子，可见她读书的仔细认真！

有时限于条件，却只能读到一本书了：那是有一年，她到乡下亲戚家养病，只有本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也就看，说“喂喂眼睛”“这样散淡的文字，看多了，是会有趣味积累起来的”（《多和少》），她对书中很多小品文字感兴趣，她走进古人灵魂，欣赏其智慧与性灵，又从古人文字走出来汲取到营养，也是她读书收获的重要一面。

她自述是“吞书长大”：竟在一个晚上就读完《牛虻》，一个白天读完《安娜·卡列尼娜》，总之，她的阅读速度极快，量也十分惊人！她说：读书就是“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当我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我们其实也是在读自己”。

《王安忆读书笔记》记述作家读书心得和一些心得体会的文章，可见，她也很重视书评！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的。回来查资料，说是2007年，白暨豚已经宣布功能性灭绝。但一种物种是否真正灭绝，还有三十年的考察期。又看到一则新闻，是2015年的，有人在长江铜陵段拍到类似白暨豚的身影，后经专家确认，确实是白暨豚。但能完全确定吗？那视频里的白暨豚实在离得有些远。或许还来得及？还有时间留给白暨豚，也还有时间留给我们这些注定要见证无数物种消逝的当代人类。但愿在铜陵，时间并不会取消一切。

友人献我一良方，说不妨经常制造和感受小确幸，让琐碎的幸福冲淡抽象的愁绪。我试之，偶有效果。然而不知何故，小确幸冲撞大愁绪，总体似力不能逮。

倒是最近的一次观影体验，让我的幸福感有所唤回。——虽然它既没有爱情，也不像神话，而且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是在絮絮叨叨的沪语冲撞中，你能感受到日常的烟火气在周身氤氲，把你浸淫得无法自拔。你突然意识到：影片中人物的安逸平和与心理波澜，与你如此相像。在镜头里，你分明感受到那种叫做幸福的因子在潜滋暗长，鸡毛蒜皮的细碎日常，一经镜头聚焦，就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寓意。你会蓦然发觉，银幕上的一幕幕，就是你的生活再现，只是你在司空见惯的日子里忽视了其间的诗意，将本该有的幸福感丢失了。

于是晚间的散步，就有了新的内容和内涵。那天，我出门沿着乌鲁木齐路按图索骥寻找《爱情神话》电影地图：先来到“老乌的家”，地址在五原路258号自由公寓，然

后顺着五原路周边兜兜看看电影中的取景处。而后又找到“李小姐的家”，地址在永康路185号，那是具有历史痕迹的门廊。然后沿着电影里老白骑车去李小姐家的延庆路一带溜达，驻足看看东湖路新路延庆路的街角，又瞅瞅镜头背后顺着五原路周边兜兜看看电影中的取景处。而后又找到“李小姐的家”，地址在永康路185号，那是具有历史痕迹的门廊。然后沿着电影里老白骑车去李小姐家的延庆路一带溜达，驻足看看东湖路新路延庆路的街角，又瞅瞅镜头背后

景里展示的延庆路2号老公寓以及对面延庆路23号的“老山东水果店”，还有若干宝藏小店……我一拍摄，兴味盎然，仿佛重新经历影片中人的种种遭际。我独自徜徉在这些幽静的马路上，恍惚看到老白老乌李小姐格洛丽亚等一千居民从自己家里施施然走到街上，融入俗世烟火的幸福洪流。我甚至觉得，我就是那个老白或老乌。

当我重走这些对我而言熟悉得如同掌纹的马路：五原路安福路常熟路东平路复兴路汾阳路太原路永康路襄阳路长乐路延庆路东

湖路富民路巨鹿路……时，这些既历史又时尚的马路，变得既熟悉又陌生。我非常珍惜这种陌生感，因了电影的洗刷，我的眼睛重又变得鲜亮，街道与商店的种种细节里，透露出温馨的意蕴。

在经过永福路52号时，我不免幽默地想，这个人才荟萃的上影基地，多少影界人曾出没于此？然而几十年来，他们对自己的周遭熟视无睹，倒是一个山西姑娘把它周边拍成了网红，他们哪里能料到，《爱情神话》将所有故事发生地都安排在他边上，以至于惹得我这样的老上海都忍不住如痴如癫地兜兜转转，一副幸福感爆棚的傻样。

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爱情神话》来书写和滋润我的母城，让我们置身其间，就像置身在神话里，提升满满的幸福感，忘却各种尘烦虑，同时治愈我的无端愁绪。

十日谈

幸福的菜单

责编：杨晓晖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一天24小时，1440分，86400秒，一分一秒也不少给你。

高尔基说，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轻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海伦·凯勒说，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废生命的最后一天。

年少时，人生漫长，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可以去挥霍。但我从不挥霍。柴米油盐大半耳顺之年，应该修行成熟，已无不顺耳之事，听得进逆耳之言、骂骂之声，无所违碍于心了。我不知道我是否修行到了这个境界。

我的心态是好的。一直与世无争，但绝不虚度年华。

早上醒来，5点半。我几乎天天在这个时间睁开眼睛，面对崭新的世界。

在单位任职的时候，我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等同事们陆续到来，我

已经处理了一些文件，把当天该做的事情，想了三遍。

现在也一样。倒上一杯茶，热气腾腾起来，一股清香，沁人心脾。

我是一个即将退休的人。有工作吗？有。什么工作？说不上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单位，不添乱，也是一种贡献。

我从不添乱。想当年，忙于工作，没有闲暇读书。现在轻松了，可以去书籍的海洋里遨游。当前，读书、写作、发呆、想远方，几乎是我生命的全部。这些分行的文字，有的石沉大海，有的见诸报刊。就这样在惊喜和失望中，在等待和期待中，让明天这个充盈着希望的时刻，与东升的太阳，一起到来。

一天好像是一瞬，眨眼而过。这时，夕阳西下，夜色降临。我走进自己小小的书房，像一条鱼儿，游进了黑夜的海洋里。